

——  
现当代名家精品书系  
——

贾平凹，原名贾平娃，1952年2月22日出生，陕西丹凤人。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。全国政协委员，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西安市人大代表，西安作家协会主席。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。著有小说集《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》、《贾平凹自选集》、长篇小说《商州》、《白鹿》、《浮躁》、《废都》等。《腊月·正月》获中国作协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，《浮躁》获1990年全美孚飞马文学奖，最近获得由法国文化交流部颁发的“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”。

# 贾平凹



## 作品集

# 贾平凹

## 作品 集

贾平凹 / 著



南海出版公司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贾平凹作品集/贾平凹著. - 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  
2006. 1

ISBN 7-5441-2594-7

I. 贾… II. 贾… III. 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4957 号

## 贾平凹作品集

---

责任编辑 杨 雯 李 洁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(0898)65350227

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
电子信箱 nhcbgs@0898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复旦四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40 × 960mm 1/32

印 张 15

字 数 400 千

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441-2594-7

定 价 28.80 元

---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海关, 人事局, 监督委员会, 国资委, 金融机构  
机电

|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长 | 废 都 .....   | (1)   |
|   | 怀念狼 .....   | (302) |
| 短 | 丑 石 .....   | (440) |
|   | 静虚村记 .....  | (442) |
|   | 我是农民 .....  | (445) |
|   | 秦 腔 .....   | (450) |
|   | 乡党王盛华 ..... | (455) |
|   | 朋 友 .....   | (457) |
|   | 关于女人 .....  | (459) |
|   | 哭三毛 .....   | (462) |
|   | 再哭三毛 .....  | (464) |
|   | 读张爱玲 .....  | (468) |
| 文 | 祭 父 .....   | (470) |

1. 写字, 2. 写作, 写公文.

## 废 都

一千九百八十年间，西京城里出了桩异事，两个关系是死死的朋友，一日活得泼烦，去了唐贵妃杨玉环的墓地凭吊，见许多游人都抓了一包坟丘的土携在怀里，甚感疑惑，询问了，才知贵妃是绝代佳人，这土拿回去撒入花盆，花就十分鲜艳。这二人遂也刨了许多，用衣包回装在一只收藏了多年的黑陶盆里，只待有了好的花籽来种。没想，数天之后，盆里兀自生出绿芽，月内长大，竟蓬蓬勃勃了一丛，但这草木特别，无人能识得品类。抱了去城中孕璜寺的老花工请教，花工也是不识。恰有智祥大师经过，又请教大师，大师还是摇头。其中一人却说：“常闻大师能卜卦预测，不妨占这花将来能开几枝？”大师命另一人取一个字来，那人适持花工的剪刀在手，随口说出个“耳”字。大师说：“花是奇花，当开四枝，但其景不久，必为尔所残也。”后花开果然如数，但形状类似牡丹，又类似玫瑰。且一枝蕊为红色，一枝蕊为黄色，一枝蕊为白色，一枝蕊为紫色，极尽娇美。一时消息传开每日欣赏者不绝，莫不叹为观止。两个朋友自然得意，尤其一个更是珍惜，供养案头，亲自浇水施肥，殷勤务弄。不料某日醉酒，夜半醒来忽觉得该去浇灌，竟误把厨房炉子上的热水壶提去，结果花被浇死。此人悔恨不已，索性也摔了陶盆，生病睡倒一月不起。

此事虽异，毕竟为一盆花而已，知道之人还并不广大，过后也便罢了。没想到了夏天，西京城却又发生了一桩更大的人人都经历的异事。是这古历六月初七的晌午，先是太阳还红堂堂地照着，太阳的好处是太阳照着而人却忘记了还有太阳在照着，所以这个城里的人谁也没有往天上去看。街面的形势依旧是往日形势。有级别坐卧车的坐着卧车。没级别的，但有的是钱，便不愿挤那公共车了，抖着票子去搭出租车。偏偏有了什么重要的人物亲临到这里，数辆的警车护卫开道，尖锐的警笛就长声儿价地吼，所有的卧车，出租车、公共车只得靠边慢行，扰乱了自行车长河的节奏。只有徒步的人只管徒步，你踩着我的影子，我踩着他的影子，影子是不痛不痒的。突然。影子的颜色由深而浅，愈浅愈短，一瞬间全然消失。人没有了阴影拖着，似乎人不是了人，用手在屁股后摸摸，摸得一脸的疑惑。有人就偶尔往天上一瞅，立即欢呼：“天上有四个太阳了！”人们全举了头往天上看，天上果然出现了四个太阳。四个太阳大小一般，分不清了新旧雌雄，是聚在一起的，组成个丁字形。过去的经验里，天上是有过月亏和日蚀的，但同时有四个太阳却没有遇过，以为是眼睛看错了；再往天上看，那太阳就不



再发红,是白的,白得像电焊光一样的白,白得还像什么?什么也就看不见了,完全的黑暗人是看不见了什么的,完全的光明人竟也是看不见了什么吗?大小的车辆再不敢发动了,只鸣喇叭,人却胡扑乱踏,恍惚里甚或就感觉身已不在街上了,是在看电影吧?放映机突然发生故障,银幕上的图象消失了,而音响还在进行着。一个人这么感觉了,所有的人差不多也都这么感觉了,于是寂静下来,竟静得死气沉沉,唯有城墙头上有人吹动的埙音最后要再吹一声,但没有吹起,是力气用完,像风撞在墙角,拐了一下,消失了。人们似乎看不起吹埙的人,笑了一下,猛地惊醒身处的现实,同时被寂静所恐惧,哇哇惊叫,各处便疯倒了许多。

这样的怪异持续了近半个小时,天上的太阳又恢复成了一个。待人们的眼睛逐渐看见地上有了自己的影子,皆面面相觑,随之倒为人的狼狈有了羞愧,就慌不择路地四散。一时又是人乱如蚁,却不见了指挥交通的警察。安全岛上,悠然独坐的竟是一个老头。老头囚首垢面,却有一双极长的眉眼,冷冷地看着人的忙忙。这眼神使大家有些受不得,终就愤怒了,遂喊警察呢?警察在哪儿,姓苏的警察就一边跑一边戴头上的硬壳帽子,骂着老叫花子:“pi!”“pi!”是西京城里骂“滚”的最粗俗的土话。老头听了,拿手指在安全岛上写,写出来却是一个极文雅的上古词:避,就慢慢地笑了。随着笑起来的是一大片,因为老头走下安全岛的时候,暴露了身上的衣服原是孕璜寺香客敬奉的锦旗所制。前心印着“有求”“两字,那双腿岔开,裤裆处是粗糙的大针脚一直到了后腰,屁股蛋上左边就是个“必”字,右边就是个“应”字,老头并不知耻,却出口成章;说出了一段谣儿来。

这谣儿后来流传全城,其辞是:一类人是公仆,高高在上享清福。二类人作“官倒”,投机倒把有人保,三类人搞承包,吃喝嫖赌全报销。四类人来租赁,坐在家里拿利润。五类人大盖帽,吃了原告吃被告。六类人手术刀,腰里揣满红纸包。七类人当演员,扭扭屁股就赚钱。八类人搞宣传,隔三岔五解个馋。九类人为教员,山珍海味认不全。十类人主人翁,老老实实学雷锋。

此谣儿流传开来后,有人分析老头并不是个乞丐,或者说他起码是个教师,因为只有教师才能编出这样的谣辞,且谣辞中对前几类人都横加指责,唯独为教师一类人喊苦叫屈。但到底老头是什么人,无人再作追究。这一年里,恰是西京城里新任了一位市长,这市长原籍上海,夫人却是西京土著,十数春秋,西京的每任市长都有心在这座古城建功立业,但却差不多全是几经折腾,起色其微,便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去了。新的市长虽不悦意在岳父门前任职,苦于身在仕途,全然由不得自己,到任后就犯难该从何处举纲张目。夫人属于贤内助,便召集了许多亲朋好友为其夫顾问参谋,就有了一个年轻人叫黄德复的,说出了一段建议来:西京是十二朝古都,文化积淀深厚是资本也是负担。各层干部和群众思维趋于保守,故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比沿海省市远远落后,若如前几任的市长那样面面俱抓,常因企业老化,城建欠帐大多、用尽十分

力,往往只有三分效果,且当今任职总是三年或五载就得调动,长远规划难以完成便又人事更新;与其这样,倒不如抓别人不抓之业,如发展文化和旅游,短期内倒有政绩出现。市长大受启发,不耻下问,竟邀这年轻人谈了三天三夜,又将其调离原来任职的学校来市府作了身边秘书。一时间,上京索要拨款,在下四处集资,干了一宗千古不朽之宏业,即修复了西京城墙,疏通了城河,沿城河边建成极富地方特色的娱乐场。又改建了三条大街:一条为仿唐建筑街,专售书画、瓷器;一条为仿宋建筑街,专营全市乃至全省民间小吃;一条仿明、清建筑街,集中了所有民间工艺品、土特产。但是,城市文化旅游业的大力发展,使城市的流动人员骤然增多,就出现了许多治安方面的弊病,一时西京城被外地人称作贼城、烟城、暗娼城。市民也开始滋生另一种的不满情绪。当那位囚首垢面的老头又在街头说他的谣儿,身后总是厮跟了一帮闲汉,嚷道:“来一段,再来一段!”,老头就说了两句:“说你行,你就行,不行也行。说不行,就不行,行也不行。”闲汉们听了,一齐鼓掌。老头并没说这谣儿所指何人,闲汉们却对号入座,将这谣儿传得风快,”自然黄德复不久也听到了,便给公安局拨了电话,说老头散布市长的谣言,应予制止。公安局收留了老头,一查,原是一位十多年上访痞子。为何是上访痞子?因是此人十多年前任民办教师,转公办教师时受到上司陷害未能转成,就上访省府,仍未能成功,于是长住西京,隔三间五去省府门口提意见,递状书,静坐耍赖,慢慢地欲进没有门路,欲退又无台阶,精神变态,后来也索性不再上访。亦不返乡,就在街头流浪起来。公安局收审了十天、查无大罪,又放出来,用车一气拉出城三百里地放下。没想这老头几天后又出现在街头,却拉动了一辆架子车,沿街穿巷收拾破烂了。一帮闲汉自然拥他,唆使再说谣儿,老头却吝啬了口舌,只吼很高很长的“破烂喽——! 承包破烂——喽!”这叫声每日早晚在街巷吼叫。常也有人在城墙头上吹埙,一个如狼嚎,一个呜咽如鬼,两厢呼应,钟楼鼓楼上的成百上千只鸟类就聒噪一片了。

这日,老头拉着没有轮胎的铁壳轮架子车,游转了半天未收到破烂,立于孕璜寺墙外的土场上贪看了几个气功大师教人导引吐纳之术,又见一簇一簇人集在矮墙下卜卦算命,就趑近去,也要一位卦师推自己的流年运气。围着的人就说:“老头,这里不测小命,大师是峨嵋山的高人,搞天下大事预测!”自将他推搡老远。老头无故受了奚落,便把一张脸涨得通红。正好天上落雨,噼噼叭叭如铜钱砸下,地上立即一片尘雾,转眼又水汪汪一片,无数水泡彼此明灭。众人皆走散了,老头说声“及时雨”,丢下车子不顾,也跑到孕璜寺山门的旗杆下躲雨,因为呆得无聊,也或许是喉咙发痒,于哗哗的雨声里又高声念说了一段谣儿。

没想山门里正枯坐了孕璜寺的智祥大师,偏偏把这谣儿听在耳里。孕璜寺山门内有一奇石,平日毫无色彩,凡遇阴雨,石上就清晰显出了条龙的纹路来,惟妙惟肖。智祥大师瞧见下雨,便来山门处查看龙石,听得外边唱说:“……阔了当官的,发了摆

摊的，穷了靠边的……”若有所思，忽嘎喇喇一声巨响，似炸雷就在山门瓦脊上滚动。仰头看去，西边天上，却七条彩虹交错射在半空，联想那日天上出现四个太阳，知道西京又要有了异样之事。果然第二日收听广播，距西京二百里的法门寺，发现了释迦牟尼的舍利子。佛骨在西京出现，天下为之震惊，智祥大师这夜里静坐禅房忽有觉悟，自言道如今世上狼虫虎豹少，是狼虫虎豹都化变了人而上世，所以丑恶之人多了。同时西京城里近年来云集了那么多的气功师，特异功能者，莫非是上天派了这种人来拯救人类？孕璜寺自有强盛功法，与其这么多的一般功法的气功师、特异人纷纷出山，何不自己也尽一份功德呢？于是张贴海报，广而告之，就在寺内开办了初级练功学习班，招收学员，传授通天贯地圆智功法。

学功班举办了三期，期期都有个学员叫孟云房的。孟云房是文史馆研究员，却对任何事都好来劲儿，七年前满城正兴一种红茶菌能治病强身，他就在家培育，弄得屋里尽是盛茶菌的瓶儿罐儿，且要拿出许多送街坊四邻，如此就认识了一个茶友，以致这茶友做了老婆。此后，夫妇俩又开始甩手，说是甩手疗法胜过红茶菌的，这当然只半年时间，社会上又兴吃醋蛋，又兴喝鸡血，他们都一一做了。不想喝鸡血却喝出毛病，老婆的下身阴毛脱落，寻了许多医院治疗不愈，偶尔听说隔壁的邻人有祖传的秘方，老婆便去求治，果然新毛生出。邻人年纪比孟云房长一岁，以前也在一起搓过麻将，此后出门撞着，点头作礼，邻人嗤啦一笑。孟云房就买了很重的礼品回来对老婆说：“人家治了你的病，你应该去谢谢才是。”老婆送礼过去，兴高采烈回到家，孟云房却将写好的离婚书放在桌上让她签字，说这下好了，咱们离婚吧，老婆是我的老婆，穿衣见父，脱衣见夫，我老婆的东西怎么让外人看到呢？！离了婚半年，新娶了妇人叫夏捷，也就随夏氏另择了新居。新居的平房正好与孕璜寺一墙之隔，隔墙不高，新婚后的孟云房平时没事，就常脑袋趴在墙头，听那边清器作乐，看那僧人走动；自参加学功后，每日闻得授功的铜锣一敲，便手脚如猴，逾墙而过。一次就被智祥大师撞见，忙要逃避，大师就说：“咱们是老相识了嘛！”孟云房忙点头称是，却说：“大师这么好的记性，还记得我呀？”大师说：“怎么能不记得，你们那异花是死了？”孟云房说：“是死了，大师测字实在灵验！”大师又问：“你那个朋友呢？病好了吗？”孟云房说：“病是早好了。大师竟也知道他是病过？真是神人！”大师说：“哪里，要是神人，那时我就该留下他这个名人来好生谈谈哩！”孟云房就忙说：“改日我一定领他来拜会大师！”

一期学功班下来，孟云房迷上了气功，且四处张扬身上有了气感。每有熟人聚会，他总是盘脚作用功态，动辄给别人发功，又反复问有没有感觉？感觉是没有的。复念咒语，念得满嘴白沫，一头汗水，还是不行。众人就浪笑了。夏捷说：“他真有了气的，昨晚我肚子胀，他一发功，果然肚里嘎咕咕响，一会我就跑了厕所。他现在酒肉不沾，烟不吸，葱也不吃哩！”孟云房说：“真的。”众人说：“噢，跟了和尚就当和尚了，那戒色了吗？如果晚上不和嫂子睡，那就真是戒了！”夏捷也就笑了说：“我也等着他戒



哩！”却拿眼乜斜过来，孟云房脸就红了。

夏捷的话，只有夏捷和孟云房知道。原来学功期间，孟云房认识了寺里的小尼慧明。慧明年方二八，三年前从佛学院毕业到孕璜寺，两人交谈过数次，孟云房甚是佩服她的佛学知识。他也是看过《五灯会元》和《金刚经》的，又善发挥，倒惹得慧明常有难事来请教。于是许多中午时分。慧明在矮墙那边喊孟老师，两人就趴了墙头喃喃咕咕说长长的话。一天晚上，月光清幽，夏捷从外边回来，见孟云房又趴在墙头与小尼姑说话因为趴得久了，蚊子叮那一双光腿，一只脚就抬起来不停地在另一条腿上搓。墙这边说：“慧明，这篇论文写得好多了！可你也得悠着些劲儿呢。”墙那边说：“我不累的，人累是心累。清静地写这份论文，我只觉得愉悦的。”墙这边说：“是如莲的喜悦吗？一墙之隔，两个世界、我倒羡慕你们……”墙那边就嘻嘻笑，说：“你什么都可以当，是不能当和尚的，你在外边寻清静寻不到，真到了清静处，怕你又受不得清静。”墙这边说：“是吗？”那边又说：“前几日对你说过的事，一定得口严着。”这边说：“这我晓得，心系一处，守口如瓶嘛！”那边说：“孟老师真好，那我还写了一份状书，要托你送到市长手里。”这边的就竭力探了身子，伸了手去接，说：“你站在石头上，我就接着了。哎哟，脚崴了吗？”那边说：“没有的。”墙头上一沓纸冒上来，孟云房抓到了，同时这边踏着的一根木条断裂，噗咚一声，人出溜下来，下巴正撞在墙头瓦上，一页瓦遂落地而碎。夏捷看了一场好戏，说：“嘿嘿，孟云房，你可要小心，的，《西厢记》我才看了一折哪！”也不顾孟云房伤着没有，搭了凳子往墙那头看，小尼姑已幽灵一般从花丛里跑远了。此时，夏捷当着众人面暗示孟云房，孟云房脸红了，却说：“你不要说了吧，这也是作佛事，功德无量的。”众人更是不得其解，就嚷道该吃晌午饭了吧，说：“嫂夫人不要急，只要你出力，不会要你出钱的！”，便各人掏了五元，自然是赵京五脚勤提了篮子上街打酒买菜。

西京东四百里地的潼关，这些年出了一帮浪子闲汉，他们总是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，浮躁得像一群绿头的苍蝇。其中一个叫周敏的角儿，眼见得身边想做官的找到了晋升的阶梯，想发财的已经把十几万金钱存在了银行，他仍是找不到自己要找的东西。日近黄昏，百无聊赖，在家阅读罢几页书，便去咖啡厅消费，消费了一通，再去逛舞场。舞场里就结识了一个美艳女子。以后夜夜都去，见那女子也场场必至。周敏就突发奇想：这女子或许能给我寄托！舞散后，提出送女子回家，女子推辞一番却并不坚决，他就大了胆子，用自行车驮到一个僻背巷口。女子跳下来告别，说你走吧，却是不走。他就上去亲了一口，女子便呜地哭了，说：“我恨你！”周敏说：“我太激动。我再不了。”女子说：“我恨这个时候才见你，三年前你在哪儿？”周敏一把拥了她再在车后架上，一阵风骑到城外河滩，车子一倒，两个人也倒在沙窝里做了一团，这时女子说，“我有丈夫哩，孩子都两岁了。”周敏吃了一惊，但已无法自制，说：“我不管，我只要你，你嫁给我吧！”女子叫唐宛儿，从此不忘了周敏，回家提出离婚，丈夫不同意，剥光了衣服

地打。这边一打，舞场上的周敏见不上，布置了小兄弟在宛儿家的前后察看动静。消息返回，周敏就在那丈夫前脚出门，后脚进去，带宛儿出来藏于一处密室。潼关县城也就那么般大。每只苍蝇都有出处，何况一个活人？第四天里，周敏来见宛儿，宛儿只是说她刚才瞧见丈夫的一个朋友了，鬼鬼祟祟的，一定是派来查访的。周敏听了，也觉得自己早已不宜于呆在这小地方，当下包一辆出租车开往西京城里，租赁一所房子住下了。

初到西京，两人如鱼得水，粗略购置了一些家具和生活用品，先逛了华清池、大雁塔，又进了几次唐华宾馆、天马乐园。这妇人是好风光的尤物，喜欢宾馆的豪华和漂亮的时装，又喜欢读书，有奇奇妙妙的思想。两人路过城中的报话大楼，巨大的钟表正轰鸣着乐曲报时。宛儿便说：“人若要死，从钟表上跳下来，那死也死得壮观吧！”周敏说：“我要死，我才不跳的，拿一根绳子就吊死在钟表上，既能在乐曲中死去，死去又能让全城人都看得见！”宛儿说声好，竟扑在周敏的怀里撒娇，说她那个丈夫以前和她吵架，她开了音箱放小夜曲，为的是有这种轻音乐，双方的情绪就会渐渐平和，丈夫却一脚把音箱踢翻了。周敏说：“他不懂”。妇人说：“他只是有劲，是头驴子”。

一月后，两个人疯劲渐渐疲软，所带钱财也所剩无几，周敏才知道女人对于男人不过如此。诚然唐宛儿美艳，而西京这么大的城市，也不能实现他的愿望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，在这里，新电影、新衣服、新装饰品，一样也不缺，仍没有新的思想和新的主题。每天早上，腐蚀在城墙头的阳光仍是那样的阳光，花坛里开放的仍是那样的花。尽管妇女的威风已超过了丈夫，一年也仍只有一天“三八”节，虽然有八十岁的老翁娶亲做了新郎，他还是个老翁。陷入了苦闷的周敏，不能把这些说破于唐宛儿，唯有一早一晚去城墙头上吹坝。吹过了一阵坝，日子还是要过的便出来寻挣钱的营生。发现了居家不远处有个清虚庵，庵里正翻修几间厢房，遂在那里谋到一份小工，幸亏做工当日发款，也就每日能买一尾草鱼。半斤新嫩蘑菇回去给妇人清炖来吃。

周敏面目清新，在一帮民工中间显得出众，包工头就让他兼管出外采买材料，买材料又受尼姑审验，少不得就认识了慧明师父。几经交谈，知道慧明师父前不久才从孕璜寺而来，因为年轻。又有学问，虽不是庵里当家，却处处露面，自作主张，众尼姑倒服她：周敏见慧明人物俊美，有心接近，有事没事也常去过问。一日，拿了一书在读，一抬头见慧明在紫藤架下向他招手，忙丢下书本近去，慧明说：“你好出众，读的什么书？”周敏说：“《西厢记》，这普陀寺里……”；却不说了。慧明说：“你觉得清虚庵不比普陀寺好吗？”周敏扭头看下四周，正要说出什么来，慧明一张粉脸轻笑了一下，倒十分庄重起来，却说：“你一来，我就看出你不是个下苦的小工，果然喜欢读书。若是看看热闹倒也罢了，若要看出个门道来，知道书里更深一层的意思，倒可去见一个人的。”周敏说：“这当然好。就不知那是什么人，肯不肯见我，还得师父引荐的。”慧明说：“凭你这张甜嘴，西京城里谁也是会见上的。”当下就写了街巷门号、所见人姓名，

又书一小函。周敏欢天喜地便要去，慧明说：“等等，我这里还另有一信函，你带给他吧。”

周敏带了信函，依所示的街巷寻去，便在孕璜寺左墙后找着了孟云房。孟云房甚是热情，让座，沏茶，问了许多情况，如读过什么书？写过什么文章？西京城里还认识何人了。周敏口齿利爽，一一答上，孟云房就让他进了书房长说短聊，好是热乎。夜里回来，周敏说知唐宛儿，唐宛儿说：“西京自古居之不易，咱们在这里举目无亲，能见到孟研究员，也是天大的幸运，你不要受慧明引荐去一次就作罢，应该多去才是。”周敏依了妇人话，隔三间五便去一次。先去时常以慧明为旗号，后来再去又不免带一尾鱼一捆菜的。夏捷也好感他，常当着孟云房的面说他穿戴齐整，批点丈夫的肮脏。一月有余，已是常客，周敏开始拿了新写的短文求正。孟云房好为人师，自然从中国古典美学讲到西方现代艺术，说得周敏点头不迭，决心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好好写篇文章，便叫苦做小工出力不说，更是没有时间，孟老师在城里是文化名流，一定认识人多，能否介绍到某个报刊编辑部去干些杂务。一是有时间看书作文，二是即使没时间，但接触的都是文化人，单那气氛也会使自己提高快些。孟云房说句“潼关多钟秀，人自有灵气”，独自微笑，周敏不知他的意思，便声明老师若有为难就罢了，现在寻个事干是不容易，何况报刊编辑部那是什么人呆的！孟云房就笑道：“我就估摸你不是平地卧的角儿！不是吹牛，全城所有报刊编辑部我都熟悉，现在虽然家家人员饱和，可我说句话也不是泼出的水。话又说回来，要在西京文艺圈里混事，得了解文艺圈的现状，你了解多少？”周敏说：“我哪里了解，出门一片黑的。”孟云房说：“西京城里有一大批闲人的，闲人却分两类。一类是社会闲人，或许有地位，或许没地位，或许有职业，或许没职业，都是一帮有力气、有精力、有能耐的，讲究爱管事的仗义之徒。他们搞贩运，当说客，吃喝嫖赌，只是不抽大烟。坑蒙骗拐，只是不偷盗财物。起事又灭事。西京的服装潮流、饮食潮流由他们领导，西京的经济发展靠他们刺激，那些红道由他们周旋，黑道也受他们控制。这其中的代表人物，也是暗中的领袖，有四个，人称四大恶少。这类人待你好了，好得割身上的肉给你来吃，说是不好，立马三刻就翻脸不认了人的。这个圈子你不要沾惹。怎么说这些人？你听听他们的语言即可知一二：他们把钱不叫钱，叫把儿，说好哥儿不叫好哥儿叫‘钢哥儿’，找女人叫‘打洞’，漂亮女人叫‘炸弹……’！孟云房还要说下去，周敏谦虚的脸上竟笑了一下。孟云房说：“你不相信吗？”周敏说：“信的”。心里却想起自己在潼关县城的作为，知道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闲人，小县城有小县城的闲人，等量级不同，但起码语言是相通的。就又说一句：“现在社会，你能在家想象个什么，就有可能在现实中发生什么，你说的我都信！”孟云房说：“这些人就不提了，我要给你说的是另一类闲人：文化闲人。在西京城里，提起四大恶少，无人不晓，提起四大名人，更是老少皆知的。要在西京文艺界沾边，你就得认识这四大名人。四大名人的第一名是画家汪希眠，今年四十五岁，原是个玉器厂的刻工，业余

绘画,数年间画名大噪,原本西京国画院要调他去的,他却去了大雁塔。被聘为那里的专职画家。洋人来西京必去大雁塔,他就出售画作,尤其是册页,一个小小册页就数百十元,他是一天能画四五册页的,卖出的画大雁塔管理所得五成,他得五成,这就比一般画家有钱得多。更出奇的是,他学什么像什么,所有名家之作都可仿制,上至石涛、八大山人,下至张大千、齐白石。前二年石鲁的画价上升,他画得数幅,连石鲁的家属也辨不来真伪。他是有钱,又好女人。公开说作画时没有美人在傍磨墨展纸,激情就没有了。去年夏天,邀一伙朋友去城南五台山野游,我也去了。他是什么气派,雇了四个出租车,一个车全是女的!他的小情人在涧潭游泳,把一枚金戒指丢了,众人都急起来,下潭去摸,他说:‘丢了就丢了。’听这口气,一万二千元的戒指好像是身上搓下的垢甲蛋儿!当下从口袋掏了一把钱给那个女的,嗨,一沓票子这般厚的。再一位,你在西京大街小巷走走,看看所有招牌题字,你就知道龚靖元的大名了。民国时期,所有的字号是于右任所题,于右任也没龚靖元如今红盛!他同汪希眠一样总有赶不走的一堆女人,但他没有汪希眠痴情,逢场做戏,好就好,好过就忘了,所以好多女人都自称是龚氏情人,龚靖元却说不出具体名姓。他的字现在难求,一般人求字他是不盖章的,不盖章等于白搭。要盖章都要他夫人盖,那就当面交款:一张条幅一千五,一个牌匾三千元。钱全被夫人管着,龚靖元零花钱是没有的,但他爱打麻将,一夜常输千儿八百,没有钱就写字来顶。他赌博是出了名的,公安局抓了三次,每次抓进去,为人家写上一中午的字,就又放出来了,全城的高档宾馆没有不挂龚靖元的字,所以他到任何宾馆,要吃就吃,要住就住,宾馆经理接他如接佛一般。市里烹饪协会考厨师,考官首先问:龚靖元吃过你的菜吗?若回答吃过,这厨师第一关就过了,若说没吃过,说明你压根儿还差等级。另一个名人就是西部乐团的团长阮知非了。他原是秦腔演员,从父辈那里学有几乎“吹火”、“甩稍子”、“耍僚牙”的绝活。秦腔没落,剧场萧条,他辞了职组织民办歌舞团,演员全是合同聘用,正经剧团不敢用的人他用,不敢唱的歌他唱,不敢穿的服装他穿,所以前五年之间走遍大江南北,场场爆满,钱飘雪花一般往回收。这些年流行歌舞不大如前,乐团人马分为两拨,一拨由城市转入乡下,一拨在西京城里开办四家歌舞厅,门票高达三十元,可人疯一般往里进。这三位名人都是与社会闲人有来往的,只是合时则合,分时则分,主要的内靠官僚,外靠洋人。唯有第四个名人活得清清静静,他的夫人虽也雇人在碑林博物馆那条街上开着个太白书店,他却是不大缺钱又不大爱钱的主儿,只在家写他的文章图受活。但世上的事儿就是这么蹊跷,你越不要着什么,什么却就尽是你的。这四个名人中间就数他档次高,成就大,声播最远。这就是你们潼关的同乡了。”周敏听孟云房口若悬河讲下来,听得一愣一愣的,待说到“你们潼关同乡”,就说:“莫不是作家庄之蝶?!”孟云房说:“对了;要不我说潼关多钟秀;人自有灵气,我是看到你爱写文章就想到庄之蝶了。他是你们那儿的骄傲,想必你是认识的。”周敏说:“名字是早知道,有一年他去潼关作

文学报告,我知道后赶去,报告会已经结束了。潼关喜爱文学的年轻人如此多,原因也就是他的影响。我见过他的照片,没见过人的。”孟云房说:“四大名人之中,要我最佩服的是庄之蝶,与我最要好的也是庄之蝶。他是西京城文坛上数一数二的顶尖人物,你若要去报刊编辑部做事,我当然可以帮你,但我跑十趟八趟,倒没他的一句话来得顶用。他常来这里吃茶吃酒,你不妨星期三或星期六下午来,说不定就会碰上,我来说,听听他的意见,看哪个报刊更合适。”

周敏自此一连几个星期,每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就来孟云房家,穿得整整齐齐,头上也喷了发胶,梳得一丝不乱的。可孟家虽坐了一帮作家、编剧和画家、演员,却未见到庄之蝶。周敏一时未能去报刊编辑部做事;因为生计,又不能耽误了清虚庵做小工挣钱,心也慢慢灰下来。

此日,慧明又让周敏捎一个口信儿到孟云房家里。两人吃着茶,自然又说起庄之蝶来。孟云房才告诉周敏,庄之蝶原来不在城里许多时间了,他也是上午见了太白书店的洪江才知道的,便不免怨怪庄之蝶:近一年来声名越来越大,心情反倒越来越坏,脾性儿也古怪了,出外这么长时间竟连他也不打个招呼!周敏听了,勾下头去,轻轻地叹息了。孟云房却拿出一封短信,问周敏是否能亲自去文化厅找一个人去,若找着这个人,别的报刊编辑部去不得,但《西京杂志》编辑部或许不成问题。周敏展信读了,原来是孟云房以庄之蝶之名写给一个叫景雪荫的。周敏不知景雪荫是男是女,是什么领导,问孟云房,孟云房却一脸诡笑,避而不答。

周敏半信半疑,揣了短信往文化厅去。天向晚时,又来见孟云房。孟云房正剥了上衣,穿着宽大花裤衩在书房写作,口里应着,身子不动。周敏等不及,大声喊:“孟老师,是我,周敏,”一阵踢踏声,门抽开扣子,周敏推门而入,“噗咚”一声跪在孟云房的面前。孟云房甚是吃惊,却也明白几分,问道:“事情成了?”周敏脸色涨得通红,却回头叫道:“都拿进来!”接踵一个粗脚女子,拎着一个大的旅行袋子住外掏,柜盖上就是一筒碧螺春茶,两瓶维C果汁粉、一包笋丝、一包宁夏枸杞,一包香菇。孟云房叫道:“小周,你这是怎么啦,给我送礼吗?”周敏说:“这算什么礼,大热天的。写作又这么累,想给你买些什么,你戒荤了,又无法买的。孟老师,多亏你的条儿,事情十有八九要成了哩!”孟云房说:“我说寻景雪荫一寻就准,她是厅里人,以前在编辑部也干过,谁不看她的面子呢?”已经在内屋睡下的夏捷隔帘说道:“小周呀,你可是讲究实际的人呀!你孟老师写了个条儿,你就孝敬你的孟老师了?”周敏笑着说:“师母已经睡了吗?我哪里就敢忘了你,刚才路过蓝田玉店,我进去看了,里边有菊花玉镯的,已经付钱人家了,可摆着的三副,副副都有暗伤,我让他们快些进货来,三日后去取的,只怕师母看不上。”妇人说:“我看你是挣一个花两个的浪子!”周敏就还在笑,孟云房已经把维C果汁粉瓶盖拧开,给自己冲一杯,给周敏冲一杯,还要给夏捷冲一杯送进去。周敏说他不喝的,这杯给师母吧。孟云房说:“拿进我的家门,就算是我的了,现在是

我招待你呀！”端了一杯进内屋去。周敏坐下来抿了一口，门帘处一动，送货的女子在向他示意。周敏出去，在院子里悄声说：“你怎么还不走？没你的事了。”女子说：“钱呢？”周敏说：“钱不是全付了你吗？”女子说：“你付的是东西钱。我送这么远也不能白送呀。”周敏说：“送牙长一截路也要钱，给了一角。”女子说不行的，你是打发叫花子吗？叫花子开个口，也没有给一角钱的。周敏就把口袋反翻出来让看没一个子儿了，女子骂骂咧咧地走了。周敏回到屋里，笑着说：“那姓景的好高贵气质，一见面，我倒被她震住，差点不敢拿出条儿来、手心都是汗。她先领我去了编辑部找主编，又去把厅长也找来，主编就说三天后听消息吧。她倒这般能耐的！”孟云房说：“这你就知道了，景雪荫虽在厅里是一个处长，可文化厅里除了厅长，上下哪个敢小觑了她？说出来你冷打牙颤，如今省上管文化的副书记是她爹的当年部下，宣传部长也曾是她爹的秘书。老头子现在调离了陕西，在山西那边还当着官，虽人不在了陕西，老虎离山，余威仍在嘛！”周敏听了，说：“这我知道了，景雪荫莫非就是庄老师当年的相好？”孟云房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周敏说：“潼关出了庄之蝶，潼关就流传着他的轶闻趣事，以前我还以为是人衍生的事，没想倒真是这样！她一见到信就说了，庄之蝶好大架子，一个条儿来，人也不见面了。”孟云房说：“你怎么说？”周敏说：“我说，之蝶老师说了，他现在正写一个长篇小说，过一段日子就来看你的。她还说看什么，已经老了，不好看了！”周敏说完，笑了笑，却说：“孟老师，事情这般顺当，倒让我担心。之蝶老师以后要怪咱们的。”孟云房说：“正是这样，我才赶写一篇他的作品的评论文章的。”周敏千谢万谢，直说到自鸣钟敲过十二点方离去。

唐宛儿一整天没有见到周敏的面，知道是在外边为工作奔波，将中午做了的麻食又温了一遍，就热水洗了身子，漱了口，换一身喷过香水的时兴裤头和奶罩，专等着男人回来慰劳他。但周敏一时未回，就歪在床上读起书来。夜深听得门外脚步响，身子就软溜下来，把书遮在脸上装睡着了。周敏敲门，门却自开，原来并未插关，进来看床灯亮着。妇人悄然无声，轻轻揭了书本，人睡得好熟，就站着看了一会睡态，不觉凑下来吻那嘴唇，妇人却一张口将伸进的舌头咬住，倒吓了周敏一跳。

周敏说：“你没有睡呀！脱得这么赤条条的，也不关门！”妇人说：“我盼着来个强奸犯哩！”周敏说：“快别说混话，一天没回来就受不了？”妇人说：“你也知道一天没回来呀。”周敏就说了怎么去见孟云房，孟云房如何写条儿又见景雪荫，事情十有八九要成了。妇人高兴起来，赤身就去端了温热的麻食，看着男人吃光，碗丢在桌上，也不洗刷，倒舀了水让周敏洗，就灭灯上床戏耍。口口口口口口（作者删去三百十二字）妇人问：“景雪荫长得什么样儿，这般有福的，倒能与庄之蝶好？”周敏说：“长得是没有你白，脸上也有许多皱纹了，脚不好看。但气势足，口气大，似乎正经八百，又似乎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喜欢与男人说笑的。”妇人把男人的头推到一边，嫌他口里烟味大，说：“哪有女人不喜欢男人的！”周敏说：“我听孟云房说了，她是个男人评价很高、女人却瘪嘴



的人,她没有同性朋友。”妇人说:“我猜得出了,这号女人在男人窝里受宠惯了,她也以为真的了不得了。如果是一般人,最易变态,是个讨厌婆子。她出身高贵,教养好些,她会诱男人团团围了转,却不肯给你一点东西,这叫狼多吃娃,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”周敏说:“你这鬼狐子,什么都知道,可潼关县城毕竟不是西京城。她若是那样,庄之蝶一个条儿就那么出力?!”妇人说:“要说我不明白,也在这里。可我敢说,这号女人是惹不得的,别人只能为了她,她是不能让别人损了她的。既然人家肯这么帮忙,你就多去孟云房那儿,免得以后庄之蝶知道借了他的名分儿生气,也好让孟云房顶着。”周敏就说起给夏捷买玉锡的事,说他想好了,把妇人戴的菊花玉镯给她,只给一只,妇人沉默了半日不言语,周敏就不敢多说,爬上去又亲那一段身子,妇人掀开了,说:“这是你给我买的,现在你又送她,姓夏的是大城市的时髦女人,样子自然好,只怕她日后也是你的了。”周敏说:“你尽胡说,她穿着时兴,可一端几个黄脸婆,一个玉镯子值几个钱?能在编辑部寻个事儿干,或许往后会寻访到我所要的东西,咱们又可在西京长长久久生活下去,哪头重哪头轻,你能掂着的。若不愿意,我明日重买一个是了。”妇人说:“好吧。”当下褪了一只镯子在床头,背过身睡去了。

三日后,周敏带了玉镯送与了夏捷。孟云房不在家,两人就说起编辑部的事,周敏心里多少有些忐忑,夏捷说:“不看僧面看佛面,景雪荫会尽心的。”周敏记起唐宛儿的话,也笑了问道:“庄老师与她到底是怎么个关系呢?却始终没结婚!”夏捷说:“之蝶现在是大作家了,可当年哪里就比得了你?爱情这东西说不来,做夫妻的不一定就有爱情,有爱情的倒不一定就做了夫妻。”便讲了庄之蝶过去的瓜瓜葛葛,使周敏听得心怦怦然跳,连声叹息。夜里回去,就将这些故事又渲染了讲给唐宛儿,妇人兴趣盎然,要求讲了一宗还要讲一宗,苦得周敏只好瞎编排,说:“咱们在一块,你倒让我只说他们的事,你是要作了那景雪荫吗?”唐宛儿说:“我倒幻觉你是庄之蝶哩!”噎得周敏全无兴趣,赤着腿立在那里多时,就把裤子穿上了。

后来编辑部果然通知周敏去打杂,好似早六月落了白雪。周敏带了许多礼品一一给编辑部的人见面送了。每日早去晚归,跑印刷,送稿件,拖地,提水,博得上下满意,他又是聪明之极的人,抽空阅读来稿,也能看出个子丑寅卯。待到一日拿了自写的一篇稿子让主编钟唯贤看,惊得钟主编大叫:“你也能写东西?!”文章虽最后未能发表,却知道了他的才干。周敏就从此来劲,早晚没去城墙头上吹动坝声,买了庄之蝶许多书读,又有心打问庄之蝶的事,回来说与唐宛儿喜欢。唐宛儿在家擀面,一边用劲擀动,晃得两个肥奶鼓鼓涌涌,一边说:“你真要能写,何不就写写庄之蝶?潼关流传他那么多事,你又知道了他在西京的情况,写了如果能在《西京杂志》上发表,杂志靠写名人提高发行量,你写名人说不定也会出名。再说,写了,他,替他扩大影响,他回来知道是借他的名分去的编辑部,他若高兴也感激你,就是不高兴,也没什么太难堪你。”周敏听了,直嚷道高见,当下夺了擀面杖,说要“幸福”女人,女人手也不洗,两人

就去卧室快活一气。

周敏果然写成三万字的文章，他虽未见过庄之蝶，却俨然是庄之蝶的亲密密友，叙述他的生活经历创作道路，以及在生活与创作中所结识的几多女性。自然，写得内容最丰富的，用辞最华丽、最有细节描写的是同景雪荫的交往。景雪荫的名字隐了，只用代号。钟主编看后，颇感兴趣，决定当月采用。眼看着出刊日期将至，周敏每日去孟云房家打听庄之蝶回来了没有，没想孟云房近日正陪了智祥大师去了法门寺看佛骨，夏捷却说庄之蝶已回到城里；昨儿晚还来了电话，就写了庄之蝶的住址，让他不妨先去见见。

周敏心急，搭了出租车径直去北大街文联大院。车行至一半，却叫停下，步行前往，要镇定紧张的情绪。到了大门口，见有许多人在那里，不禁又紧张起来，就远远蹲在一边只向这边张望。门是铁门，并不大的，有一妇女牵了一头花背奶牛，一边与旁边的人说话，一边拿了瓷杯在牛肚下挤奶。院子里就有一人趿了鞋出来，个头不高、头发长乱，穿一件黑汗衫，前心后背都印着黄色拼音字母，奶牛突然长叫了一声。众人就说：“牛在叫你哩！”一片哄笑。那人说：“牛叫我是怕你们把奶吃了，是我建议牵着牛来卖奶的，可头口奶总是让你们吃了！”妇女说：“一月光景不见先生了，这牛一路上也牵不动的，奶也下得少。今日进城，它是哪里也不肯停，直往了这里，我寻思怪了：莫非是先生回来了？果然先生就回来了！人怎么整整瘦了一圈的”，那人说：“没有奶喝能不瘦”？妇人说：“肚子却大了！”那人笑笑，拍拍肚子，就跳到牛肚下边，口接了奶头用手挤着吮起来。这边瞧着的周敏倒觉得好笑：文联大院往的这帮文人，果然出怪，现场挤鲜奶不烧生喝也够奇了，哪有直接对了奶头就吮的！就又听旁边人还是论说那人的肚子大小，说：“肚子当然大了的，你问先生在哪儿去了？”妇女说：“哪儿去吃山珍海味了？街上的民谣说‘八类人搞宣传，隔三岔五解个馋’，先生又开什么会了？”旁人说：“你瞧瞧先生的衫子，上面的拼音是什么？前心写的是汉斯啤酒，后背写的是啤酒汉斯，肚子能不大吗？”只听噗地一声，在牛肚下吮奶的人就笑喷了，白花花的奶汁溅了一脸一脖，也就不再吮，付过钱，又说笑几句，吸着鞋噗噗杳杳返回去了。妇女清点着钱，叫嚷多付了，要退的。旁人说：“他那一吮，或许吮得多哩，再说别人是挤了卖，他是亲自去吮，这价钱自然高的。”妇女说：“前日南街一个年轻人买奶，说某某是吮着买奶，他也要吮，结果是吮不出来，反叫牛尿了一头臊水！”旁人说：“这还好，他要搞错了，不准儿噙了牛的别的什么也吮了！”一阵爆笑，妇人拿拳头打那贫嘴，牵了牛走去，买了奶的也各自散了。周敏见那妇女牵牛走去，买奶的也各自散了，站起来抖抖精神走过去，正好门房的老太太出来关铁门，拿眼光就直直盯他。偏巧有骑自行车的极快地将车停在门前，老太太挡住问：“你干什么？”那人说：“我找王安他是作曲家，在后楼住着的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你是哪里的？”来人说：“查户口吗”？老太太躁了：“查户口怎么着！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文联的大门就是我看守的，这是我的责任”。

来说：“好，好，我是雁塔文化馆的，姓刘，叫……”老太太说：“我不管你叫什么，我叫他。”就在门房里对着一个麦克风，噗噗地吹，头问：“有声没？”周敏说：“有声。”老太太说：“王安老师，下来接客，王安老师，下来接客！”喊了三遍，满院轰响，老太太探头说：“人不在，改日来吧！”就问周敏干什么？周敏说要见见庄之蝶，但突然决定不见了，想，这老婆子这般叫喊，脱脱是旧时妓院的老鸨嘛，如果真让庄之蝶来接客，自己怎么介绍自己，又是站在门口，一句两句能说得清吗？就返回孟云房家，恰好孟云房才回来，要领了他再去他心下还是紧张，说还是等杂志出来，让庄之蝶看了文章，话就好说了。

待回去说与唐宛儿，唐宛儿就骂道：“你还讲究要寻找新的世界的呢！你才是个呆头！庄之蝶已经回到城里，你不急着去见，要待他先去了景雪荫那儿，露出了事情的原本发火吗？”周敏悔得直拍脑袋。唐宛儿说：“那这样吧，咱托人家的福贵，何不办了酒席请他来家？”周敏说，“那人家肯来吗？”唐宛说：“让孟老师去请，先说原委，再说写了文章的事。如果事情顺当，他就会来的；如果不来，到编辑部的事就算结束了，也用不着再去人家那儿受难堪。”周敏忙去说动孟云房，孟云房去和庄之蝶说了，回复同意吃请，喜得一对男女如没脚蟹一般连日筹办酒菜，日子定在这月十三日。

十三日一早，周敏起了床就在厨房忙活。因为临时居住，灶具不全，特意又去近处饭馆租借了三个碗、十个盘子，五个小碟、一副蒸笼、一口砂锅。回来见女人扫除了屋里屋外，放了买来的几本庄之蝶的小说、散文选集在桌上，直喊来西京时带的那张潼关地图放哪儿了？周敏说：忙处加楔，寻那干啥？”女人说：“贴在墙上嘛，周敏想了想，说一句“鬼狐子！”，在女人屁股上拧了一把。女人哎哟一声，撒了娇就撩裙子让看一块青，然后就宣布她什么也不干了，她要打扮呀！周敏开始剖龟，一会儿女人跑出来让瞧大红连衣裙好不，一会儿又换了一件黑色短裙。那衬衣、鞋子、项链、袜子，也一件一件试。周敏说：“你是衣服架子，要饭的衣服穿着都好看哩，庄老师是作家，正经人物，又是初次见面，还是穿朴素些好。”女人就在沙发上的一堆衣服里挑了一件黄色套裙穿了，于镜前搽脂抹粉，画眼影，涂口红。这时候，孟云房夫妇来了，提一桂罐花稠酒，又一包杏子。周敏说：“谁让带东西、这不是反着来吗？”夏捷戳了周敏的额，说：“这酒是我给宛儿拿的。你庄老师爱吃杏子，我怕你们不知道他的嗜好。宛儿呢，让我瞧瞧这个妹妹，什么美人坯子？！”唐宛儿忙迎出来，说：“你瞧吧，瞧了就不愿认这个妹妹了！”周敏说：“怎么是妹妹，称师母才是！”夏捷说：“我才不要那个名分！果然稀罕人材！”两个女人见面，叽叽喳喳说了许多女人的话，无非是你这衣服好看，你这么年轻，用的哪一种化妆品？使过丰乳器吗？唐宛儿就说：“周敏呀，你张罗吧！我要陪夏姐玩棋子呀！”拿了棋子棋盘拉夏捷上到二楼的亭子里。房东前三日阖家出外旅游了，楼上的三间房锁着，那平台上修个木头亭子，里边安放着一张石桌四个鼓形石椅，两人一边说话下棋玩儿，一边眯眼儿看楼下的大街。周敏已端了茶水、糖果，西瓜，桃